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6  
25 September 1985

CHINESE

大 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9月24日星期二，上午9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古铁雷斯先生(副主席)

(哥斯达黎加)

- 国际救助墨西哥：决议草案〔147〕
-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里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阁下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面各位发了言：

韦于吕宁先生(芬兰)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波兹先生(卢森堡)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4032/A

上午10时开会。

议程项目147

国际救助墨西哥：决议草案（A/40/L.1）

主席：大会现在优先审议这一项目，大会收到了载于A/40/L.1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正如各国代表所知，该决议草案是昨天散发的。在草案中，大会声援和支持墨西哥政府和人民，并赞赏正在向该国家提供紧急救济的国家、国际和区域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草案要求秘书长动员各种资源，帮助墨西哥政府进行的救济和重建工作。它要求所有国家慷慨援助被影响地区的救济努力，并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联合国系统疏导他们的援助。最后，草案要求秘书长和墨西哥政府磋商协调多边援助，并确定紧急、中期和长期的需要，以促进被影响地区的重建工作。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A/40/L.1号决议草案？

通过了决议草案（40/1）

塞普尔维达·阿墨尔先生（墨西哥）：我要告诉阁下，墨西哥代表团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主持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两国之间的深厚和持久的关系，还因为你众所周知的外交经验。

我们还要感谢你作为大会主席和个人对墨西哥最近事态表现的关心以及你的合作。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的同情和声援，以及在一开始就指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向我国提供救济。

我还要简单地感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兄弟国家，他们采取了高尚的行动，发起了关于国际救助墨西哥的40/1号决议，这一决议刚刚获得通过。我们认为，发起这一决议草案是拉丁美洲团结的另一表示，这在困难的时候一向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要特别感谢建议将这一项目列入我们议程的尼加拉瓜代

代表团，以及拉丁美洲集团现任主席巴西代表团。

我们要向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转达墨西哥政府的感谢，感谢他们一致地响应拉丁美洲的呼吁，并决定多方面地和联合国系统的机构进行合作，以根据我们目前的紧急形势以及今后必定出现的重建进程疏导各个国家愿意作出的捐助。

尽管灾区范围不大，但地震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将不得不作出艰巨和百折不挠的努力才能使生活恢复正常。墨西哥政府和人民在德·拉·马德里总统的领导下，正在以自己的方法，通过自发的社会动员来克服这一灾难。我们还收到了各个国家慷慨的政府和个人的捐助，我们对此非常感激。

正如墨西哥总统所注意到的那样，我们从国际上得到的道义和物质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尊重的表示，还是我们和所有国家保持的兄弟情谊和合作的反应。这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墨西哥人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关注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赞扬。

大会的决定无疑将鼓舞和帮助我国人民。此外，他还将重申我们对本组织崇高原则的信心，以及对构成联合国基础的人类团结的信心。

主席：这样，大会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47的审议。

上午10时10分休会，10时20分复会。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列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列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阁下讲话。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列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在陪同下走入大会厅。

主席：我有幸代表大会欢迎圭亚那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列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在大会讲话。

桑吉内蒂先生（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我代表乌拉圭人民在大会发言有两点需要感激。我首先要感谢主席先生作为同乌拉圭人民有着共同的过去和现在共同目标人民的代表来主持这一次大会。我还要进一步感激能够参加庆祝极及重要的纪念日：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日。

在任何人类机构中，如果存在四十周年是值得庆幸的原因，联合国就更是这样了，全人类友好相处的理想的具体化及其在充满着危险和被民族自私利益所控制的世界存在应该是庆祝的动机。

尽管它必须面临严重的困难，尽管还存在着考验其勇气的危机，最初为全世界提供希望的但常常遇到危险的船即使是在怀疑主义中仍然在其旅途中漂泊着，并比其前任国联存在的时间长了一倍。

尽管有人对该体制提出了批评，全世界在没有全世界性冲突的情况下生存几乎两代了。这可不是容易的。已经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团结与合作潮流。在本组织的支持下，发起了令人感到鼓舞的非殖化进程。

联合国成员从签署《宪章》的51个国家发展到今天的159个独立和主权国家。

这一成就并不能掩盖由于各国政府缺乏对本组织的信任和不执行《宪章》宗旨而造成的软弱局面。由于这一原因，现在是改革和改变应该和必须改变东西的恰当时机，作出冷静地分析，决定什么缺陷是由于该制度造成的，和什么是由于各国的不足和不一致所造成的。

归根结底，本组织反映的各个国家、它们的错误和美德。此外，本组织的价值不仅要以其所作，而且要以其所防止发生的事情来衡量，这种观点使得联合国制造和平的活动大放光芒。

尽管旧金山《宪章》不是完美的，但在当时似乎足以调解了原则的清晰性和现实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但世界发生了变化，暴力、破坏和不和的力量已经加紧了它们的进攻。的确，联合国为和平与正义已经斗争了四十年了。

但这种对持久力的考验，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利因素而仍坚持存在是不是指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仍抱希望？必要的条件现在还存在呢？这种必要条件使我们能够期待后代能够在四十年之后庆祝本组织新的周年纪念日。

联合国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作为其成员对其继续存在负有责任，应该坚持作出一个集体的努力，建立能够允许本组织在不是大幅度改变其法律结构基础上使其更加有效的机构。

联合国诞生自取代国际联盟的动荡之中，后者也是世界动荡的结果。我们不要第三个改善和加强该机构的动荡。

在本大会中，乌拉圭重申其无条件支持联合国的承诺，乌拉圭愿意促进和加入任何旨在修改联合国作法和体制的努力，以便使其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更加灵活有效，并加强对秘书长政治功能的支持。

今天，乌拉圭这种承诺得到了其民主机构存在道义和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一民主机构在最近机构正常化的和平进程中又重新获得，并得到了人民的坚决投票支持。

在联合国第五个十年开始之际，乌拉圭在本论坛上所带来的精神是不同于前十年的。我们根据乌拉圭人民的信念，已经开始了恢复民主和重申民主制度的历史阶段。这些信念是扎根于早已过去的为自由而进行斗争的时代，当时，乌拉圭人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放弃和忠诚行径，放弃了他们的城镇、家园和财产去跟随阿蒂加斯，这位解放英雄从未忘记他政治权力的支持者就在于人民的意愿。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之间、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在深刻共同点反映在阿蒂加斯自己的话语中：“我的权力来自于你们并在你们的主权的存在下就停止了”。

这就是保留在乌拉圭人民整个历史中的民主概念，现在又作为内在的一部分，作为我们人民特征的因素和作为天职而盛花怒放；我们否认这些就只有失去我们的道路、走入歧途、而变得面目全非。随着我们已经恢复的民主，我们自己也得到了恢复。

随着乌拉圭回到民主，它又回到其尊重人权和促进确保遵守和保护这些权利的机构和体制发展的传统立场上。

由于我们是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大帝国之间的人民，由于我们比利亚民族的根源得到了后来意大利移民、法国、瑞士、美国、犹太和其他移民的加强，多元化、忍让、相信自由和尊重人权又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人民的实质。

在国内问题上，新政府一成立就马上宣布对政治犯的宽大特赦政策，并充分恢复政治自由和人权。我们现在给我们自己所订的任务是尽快恢复被违反权利的进程，使前政权所改变的局势正常化。乌拉圭的民主再一次回到了其正常道路上。

在国际一级，我国政府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批准了《美洲国家间人权公约》。根据我们的传统，我们恢复了在世界各地和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下争取人权的斗争。我们将在不考虑意识形态和不是根据自我利益作出选择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项斗争。

为此，我国政府必须强烈谴责种族隔离所代表的无数痛苦世纪的残余，我们拒绝承认由南非非法建立起来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

在人权的领域，国际社会必须注意有效的应用生命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

每当我们想到几百万的儿童由于缺乏援助而夭折这一悲惨事实，我们就不得不不要对所谓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疑问。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将我们的努力集中在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进行的儿童免疫这一慷慨的努力，这一努力的目的是要在1990年之前实现全球免疫这一目标。

我国是一个在这方面有过痛苦经历的国家。因此，我们敦促所有致力于和平的各国政府批准有关人权的各项条约，以此来表明他们对基本的人类价值准则的尊重。

我们有权作这样的呼吁。乌拉圭是最先批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之一，也是接受该委员会有权审阅其通讯权利遭到破坏的个人的有数几个国家之一。不

仅如此，乌拉圭不仅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同时也是接受有关的委员会的权限的第一个国家。

所有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从极权主义到民主制度的转变过程的人都知道，为确保这一转变能和平地进行，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表现出多大的耐心和献身精神。然而，尽管恢复民主制度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但维护民主制度则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民主是一朵脆弱的花。我们有充分和不断收到的证据来证明它的脆弱性。只有在合适的土壤上也合适的气候下它才能生长和生存。一个基于尊重个人和定期听取人民自由表达看法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想得到维护，那在经济上就必须允许其公民能够满足自己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换言之，必须承认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两者间的密切关系。如果不满足这一条件，放任贫穷与失业坐大，暴力事件不断增长和爆发，混乱的播种者就会利用这一肥沃的土壤，社会的结构就会解体，而在国际舞台上，政治上的忠实就会变得反覆无常。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那一方面否认民主制度的正式的运行，这一制度是使所有权利得到尊重的实质性保证。民主制度的正式运行是后者可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仅保证这一制度的稳定是不够的。

我们的责任是要保证使我们的人民能够享受到增长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的人民对我们表示出信任，我们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同时，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人们享受到充实的生活也是一个基本权利。但并不仅仅是为了面子的关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要保证和平，保证我们热爱生命，为了生命而努力。塞内加说：“饥饿的人是不会倾听理智，他们的怨气也不会为公正所平息，他们也不会为恳求所说服。”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机构的稳定正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一威胁是真实的、严重的和确实存在的。我们对指引这些国家的未来的命运会有责任，我们认识到了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认识到在工作和节约方面，我们都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

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即为了改变这种令人震惊的局势，我们必须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自己的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受骗；使我们能够克服妨碍我们发展障碍的力量也主要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应当表现出积极和大胆的态度，以便推动和指导这种力量，动员我们所掌握的各种资源。

如果乌拉圭和整个拉丁美洲希望迅速的在历史上找出这一时刻的话，它们就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在这一努力中，就有关某些基本问题达成总的协商一致意见必须比国内的矛盾、造成分裂的争吵或将死的意识形态争端得到更优先的考虑。

但我们十分清楚，尽管我们的努力是不可缺少的，但光靠我们的努力是不够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经济受到了我们无法控制的外界因素的影响。利率依然高昂，而我们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不断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收支无法平衡。

不仅如此，我们还担负着外债的负担，在目前的情况下，偿还外债将使我们经济中任何积极的倾向遭到挫折。

拉丁美洲国家所面对的这一没有先例的局面，是产生于我们以天文数字计算的债务：因此，这些国家就陷进了一种螺旋式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转一次都使我们离偿还债务的可能性更加遥远。

我们是怎么样陷入这种局面的呢？没有必要去重复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遭受的种种不幸的历史。但是在此，在联合国大会，我们必须再次指出目前十分明显的一点，即债权国也对给债务国造成痛苦的灾难性的局势负有责任，解决这一局面的相当大部分的责任应由债权国来承担。

有人认为发展中的债务国之所以会陷入债务的恶性循环，举借更多的债务，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没有责任感，不善管理或缺乏远见。这是一种近视和不敏感的看法。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局势充满了不幸的矛盾，其中的一点就是正是那些要求

偿还债务利息的那些债权机构和国家推行了保护主义的政策，采取了歧视性的措施和提供津贴的方法，从而使债务国完全没有可能赚取必要的资金来偿还债务。

如果工业化国家继续否认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和性质，如果它们不对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局势分担责任，如果他们不改变对关于更平等待遇的公正要求的僵硬态度，那么我们负出了各种牺牲而作出的努力都将只是孤军奋战，毫无用处，而对民主制度的生存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

我们并不希望别人进行施舍；我们并不鼓励那种过时的暂缓偿还债务。我们所要求的是更好的贸易；我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技术；我们要求能够推销，以便能够支付，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希望增长，以便能够支付，因为我们反对那种支付和宣布取消增长的变通办法，同样，我们也知道无视债务只能为不负责任铺平道路。

表明以上看法的是乌拉圭，我国刚刚根据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期望的最好条件重新就自己的债务举行谈判。因此，我们并不是受着忿恨的感情的影响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恰恰相反，由于我们获得了长期偿还债务的时间，我们正冷静的从历史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和从双方合理的关注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贸易方面设置障碍，南北对话缺乏成果，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节约的原则上被接受和运用，因此，我们认为在全国没有或不愿理解外债问题的实质的事实只能使发展中国家感到极其失望。

我并不认为世界的任何一方继续这种聋子的对话是有益的，这种对话的唯一结果是减轻一些人的罪恶心理，并虚假地和肤浅地满足其他人的需要。

宣布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随后努力把这一秩序的原则变为现实的尝试在国际上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能看不到事实。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目前只是一些良好意愿的罗列而已。

拉丁美洲的贸易条件在本十年中恶化了百分之二十，就在1985年，拉丁美洲由于新的价格下降而受到损害。对整个区域来说，现在已经看来原料价格在1985年的下降很有可能使我们的出口收入损失一百亿美元。

同时，拉丁美洲必须继续在外国转移将近三百亿美元的新的资金，而过去三年已经转移了七百亿美元。

对我们这个小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十年中经历了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之后，1985年我们的原料价格又下降了大约10%左右。

我们肉类的传统市场正在被关闭，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正在出口大幅度补贴的肉类产品与我们进行的毁灭性的竞争。在农业和畜牧业基础上的工业产品的出口也受到了威胁或被各种保护主义壁垒排斥在外。

谁能相信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够创造一种和平的社会气氛，并建立奠定经济发展基础所必需的条件？

我相信，那些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确保它们能够获得发展的最大益处的国家将会理解，如果它们较少地考虑本国的眼前利益，更多地考虑长期的共同利益，这将对它们自己有好处。因为与其象现在那样被正在陷入破产和灾难的国家包围着，而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暴力，倒不如与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稳定的政府，活跃的市场、可靠的供应和友好的伙伴共存。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对一人的非正义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任何谈判的机会都值得欢迎。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所寻求的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或者我们发展中国家只能把谈判作为一个传播意识形态的讲台或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而不是提出现实的要求或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让步的话，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发展中国家人民必须更加实事求是，要知道我们的团结没有发展到足以把我们的条件强加给我们的对手的程度。我们不能期待无缘无故的让步。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要求，但不能对别人的慷慨寄予过多的希望。我们必须原则方面立场坚定，而在贯彻的时候又灵活应用。

同时，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平等基础上的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坚信，如果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想象力投入管理与我们具有相同地位的国家，不管是在我们区域或其他地方的国家的关系之中，我们将会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加强或扩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我们就能够减少我们自己经济中的矛盾。

除个别情况之外，拉丁美洲在商品方面是能够自给自足的。然而，尽管有些地区和分区还存在着生产过剩，别的方面就不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我们区域间还没有足够的贸易。

就在过去几年里，进口商品总值只有五分之一——包括石油——来自拉丁美洲。例如，拉丁美洲在1982年出口了73亿美元价值的食品，只有7亿3千万美元价值的食品输往本区域其他国家。

其1982年石油出口的价值达480亿美元，其中只有50亿美元向本区域的国家输出，而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的石油达到260亿美元。在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外部限制的时候，我们从区域外购买我们自己国家也能生产的商品，这表明我们并不懂得怎样来组织贸易，以便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

我们必须刺激我们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必须进行更多的贸易、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转移更多的技术、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里进行更多的合作，执行更多的建立跨国公司的计划、进行更多的政策协调，不管是在分区、区域、整个大陆或各大陆间的水平上，以及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所有领域里都应该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充分探索过的渠道，这些渠道可能为我们摆脱经济停滞发展带来新的前景。

在这方面我想提请注意拉丁美洲的负债国在卡塔赫纳集团内进行的合作与磋商，我们的目的是要与我们的债权国进行集体谈判。这个问题与债务问题一样，已经在政治方面达到了极其重要的程度，需要有一个政治解决方法，不能再简单地作为负债国与债权国之间的法律、经济关系来处理。

我们在这方面欢迎并坚决支持秘书长在向大会的年度报告中所作的强调，经济、金融、货币和贸易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先后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这些问题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极其重要，只能在更广泛的政治进程内充分地解决。

我们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强调集中注意这一问题，从长远来说，这个观点必将被工业国接受。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考虑到拉丁美洲，必须听取拉丁美洲作为一个团结的集团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一些无法偿还债务的负债国聚在一起谋求减少他们的债务和延长还债的期限。不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焦点有两个含义：第一，必须承认整个半球一致行动的好处；第二，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发展和出口才能还债。只有进行投资才能发展。这就意味着获得投资和把我们的一部分储蓄从偿还债务中解脱出来，把这些储蓄投入生产活动。这一政治焦点的目的并不是要放弃我们的责任或与金融制度对抗，而是要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是我们国家以现有资源所无法解决的，除非以混乱作为代价。

然而，随着投资的增长，我们也需要增加出口。我们在这方面必需非常坦率。外债问题与贸易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我们的原料价格继续下跌，如果目前的保护主义壁垒仍然存在，如果目前的意味着不加宣布的贸易战争的新的趋势仍然存在，如果推行过时的和自杀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就不可能找到债务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法，我们在战后设法建立的整个制度将崩溃，并为全球衰退或无法控制的危机铺平道路。

我们也希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给我们进行生产的条件给我们加强自身能力的资源，那样，债务问题就会成为我们所面临的财务问题中的一个普通问题。

这就是问题的要点。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幻想外债会魔术般地消逝，那我们就不解决问题的根源，而只能得到暂时的喘气时机，即维持目前的国际贸易状况和投资流动，而在十年之内今天的危机必将再次抬头。

把外债问题看成纯粹的经济问题如同把中美洲危机看成简单的政治问题一样错误。近年来，中美洲成了一场悲剧的舞台，各种形式的暴力泛滥：内战，跨边界的冲突，恐怖主义以及压迫。

我们如何制止这一摧残生命，摧毁福利和财富，为中美洲地区各国人民带来无穷苦难的凶恶事态发展？中美洲人民应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问题的根源基本在于过去，在现有的各国政府和政治体制建立前就已产生。如不解决中美洲问题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中美洲的苦难就无法结束。在人口的多数陷于贫困落后，人民传统的被王朝统治和上流社会排斥在一边毫无权利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入侵很容易成功。

但是，坚持把中美洲危机看成一个纯粹的经济、意识形态性质的危机是错误的，将会产生悲惨的后果。同样，无视有人政治上利用这些问题的事实也是错误的，这些问题的持久解决必须以严格遵守拉美政治传统中最受尊重的原则为基础，即互不干涉，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使用武力，不使用一国领土来破坏另一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论这一国家是在拉丁美洲或在其他地区，在其他大陆。

我们认为，目前孔塔多拉集团提供了解决这一危机最妥当的途径。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我们决心同这一地区的姐妹国家一起巩固这一集团，使其作为恢复地区和平的手段。但是，如果直接卷入危机的国家不改变态度，孔塔多拉集团再努力也只是徒劳的。

我们敦促那些国家改变建筑在主观意见和偏见上的态度，致力于满足我们各自人民的要求，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实现和平。

我愿提醒这些国家的每一个政府，如果他们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不顾他国的利益，不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国际法那么他们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而且最终将是得不偿失的。爱谈奇闻轶事的报刊、电台、电视和新闻报导会吹捧通过施加压力、使用武力或蛊惑人心的宣传手段来赢得的一些成功。然而历史，长期的历史是极其严肃的，不会受骗的。历史只会记载和歌颂那些尊重人民的意愿，为实现人民的愿望而奋斗的人们。

拉丁美洲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弊端。有些是这一地区所特有的，无法转移，

如许多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在不成熟、过时的民族主义野心的煽动下最终导致支持军备竞赛，对社会机构带来极大的破坏。

另外一些问题性质不同，如我国所处的南大西洋分地区的问题，3年前那里遭受了一场战争的浩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不单单是阿根廷与英国间的双边问题。这是一个拉丁美洲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的。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长期存在无视作为伊比利亚—美洲大陆政治组织基础的原则之一，这一交战国各方在战争结束时占有实际占领的地区的占领地保有原则，早在英国实际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前就在拉美地区成立并实行，其作用正是要消除美洲任何尚未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避免大陆以外的国家的占领。

我们相信，曾经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及时放弃在世界各地大量领地的英国，能够成功地协调法治与国际共存准则间的要求。因此，我们支持阿根廷的主权要求，愿意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促进两国通过谈判言归于好。

乌拉圭产生于同阿根廷相类的历史背景，深信自己立场的正确，并同英国保持着历史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战斗的锤练加强，要在这一讲台上呼吁双方找到办法解决这一局势。这一局势的继续存在必将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安全。

大家都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事态和冲突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象乌拉圭这样的小国只能束手无策地目睹有的国家被奴役，民族崩溃，人民遭受意识形态战争和扩张主义野心的危害的一幕幕悲剧。其中中东冲突最严重。他已成为一场司空见惯的问题，已为我们大家所习惯。而同时，数百万人正生活在危险、恐惧和流放之中。我们认为，受中东局势直接影响的各方现在应该认识到，只要某些方面拒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权利，只要建立安全，公认边界的要求得不到承认，只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在没有追求自身势力的不断威迫下得不到承认，那么中东就不会有持久和平。而且，要巩固中东地区的和平，就必须确定和尊重黎巴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外国武装部队，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撤走。

阿富汗、柬埔寨、两伊战争、纳米比亚的局势以及南非的多数人问题都与有关国家政府在国际论坛上的声明相矛盾。世界在这一论坛上的讲话和声明与世界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令人痛心。呼吁和平，宣传裁军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国际环境以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安全的国家也正是进行庞大的军备竞赛的那些国家。

让我们不要满足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我们的后代肯定会在很多方面责怪我们普遍存在的过失，而且或许他们永远不会为此而原谅我们。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打消这种自满的情绪，代之的是身体力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座右铭，“最严重的过失就是对于任何过失毫无认识。”

正在扩展到星际范畴的疯狂的扩军备战，是对于各国人类的整体意愿和其成员的个人幸福的最为严重的威胁。

这种威胁使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是自己命运的开拓者，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大国的统治阶层的手中。只要想一想，有五万个核弹头随时准备引爆这一事实，就会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而只要使用核武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核武器就足以造成灾难，人民会丧生，对于环境将要造成空前的毁灭和浩劫。

或许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最为可悲的矛盾，就是如果用于这一小部分核武器的财政预算不是用来生产造成毁灭和死亡的核爆炸物，而是用于合作和援助的话，那么此刻在荒瘠的非洲大陆上的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就将得救，我们就能在非洲大陆上铲除疾病和愚昧无知。

我们希望那些应对战争升级负责的人们能在一个时期内保持高瞻远瞩的清醒的头脑，这将会使他们停止这种自取灭亡的军备竞赛，并且把他们目前致力于死亡的一部分资金、天才和精力拿出来致力于生命；我们相信这种希望将是明智的。

今天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动荡与光明处于同等地位的时代。

自战后阶段以来，下述种种情况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使我们感到震惊：在世界

许多角落里一系列违反和平的事件和地球每天都处在核浩劫的危险对于和平所构成的许多威胁；北部富裕世界和南部贫穷世界之间持续存在着的令人恼怒的可悲的差距；大量存在着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各种类型的疯狂的恐怖主义的日益蔓延。

当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经常受到我们谴责和痛斥的局势时，我们同样注意到那些用以捍卫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团结的多边组织的大厦也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今天这些组织比战后任何时期都处于更为脆弱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组织面临着灭亡的严重威胁。

国际关系的现状使我们毫无理由对人类的未来感到乐观。但是乐观主义虽然不是一种合理的情绪，却是在这些阴沉的岁月里我们赖以继续生存的精神上的营养。在我们国家处于十多年之久的漫漫长夜的艰苦岁月中，自由和幸福在我们这个领土上丧失已尽，特别是在这样的時候我们尤其需要乐观的情绪。但时间最终证明了我们这样的充满信心的等待是正确的；公理、理性和同舟共济的本能最终战胜了一切。权力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民主体制最终确立了它的地位和权威。

我们的具体经验——纯粹是我们自己的体会——使我们断言，如果说乌拉圭能够找到自己重新实现民主的和平的道路的话，那是因为它的人们认为，和平是不会孤立来临的，和平并不单纯是避免暴力的一种结果，和平是一种需要行动、斗争和策略的极有价值的政治上的努力。

在拉丁美洲，我们已经恢复了民主的生活。在今年里，乌拉圭和巴西都步阿根廷之后尘这样做了。

尽管某些国家对秘鲁和玻利维亚疯狂地进行威胁，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两个姊妹国家这一进程方面的加强。

我们欢呼堪称楷模的有关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边境的和平协定。这一事实向我们提供了充满希望的前景的明证，这一点反过来使该地区的合作成为我们的责任。

我们想在这里指出，我们正在履行我们的职责，并且我们已经在政治、文化和商业方面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希望继续做下去，我们不会对任何人怀有侵略的或仇恨的感情。我们知道，如果不在所有的国家中推行民主，那么持久的和平是不会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这是唯一避免外国霸权主义和利益集团干预的道路。

就乌拉圭而言，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和平上，寄托在改革上，寄托在对于工作和生活以及本世纪末正在向我们提出要求的新的方法之上。但首先我们是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和平上，其重要性丝毫不比任何一种实现自由和发展的手段更为逊色。贝尔托尔德·布雷奇特曾十分正确地告诫我们：“革命总是发生在绝境之中。”目前乌拉圭国内的和通往世界各国的所有的谅解和理解的渠道都已打开，因此在乌拉圭将不会爆发革命。

你们可以肯定乌拉圭将仅仅播下和睦相处的种子。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愿向本届大会表明我们怀有同样深切的痛苦心情和兄弟般的希望。我们对于墨西哥人民，我们崇高的兄弟们处于痛苦深渊的不幸事件怀有同样悲痛的心情。它的不幸是整个美洲的不幸。我想在这里重申，我国愿意在它有限的力量范围内，站在向墨西哥提供声援和支持的最前线，我国人民对墨西哥给予了极大的赞扬；在乌拉圭人民在墨西哥找到了兄弟般的情谊的过去的几年中，乌拉圭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我国人民对于墨西哥人民过去给予我们的高尚的和慷慨的援助方式怀有永不磨灭的感激之情。

但是我还想在这里表达一种希望的感情。墨西哥始终是从自己的逆境中取得成长的。这一点在过去历史上是这样的，今天也仍然会是这样。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面对着这一痛苦的时候，我必须向在墨西哥整个历史阶段永远向着墨西哥的希望的声音表示敬意——这也是我最后的话：墨西哥万岁！

主席：我仅代表大会在这里感谢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刚刚所作的重要讲话。

尊敬的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被陪同走出大会堂。

### 一般性辩论(续)

韦于吕宁先生(芬兰)：先生，本届大会能有您这样的外交家来主持这是非常恰当的，您在国际事务中经验丰富，对联合国的工作管理自如。我想向您热烈祝贺，并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努力合作，帮助您完成挑战性的任务。我还想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卸任主席，保罗·卢萨卡大使致以敬意，敬佩他对工作作出的杰出贡献。

我还想借此机会代表芬兰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向最近遭受毁灭性自然灾害的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为了纪念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并且同时纪念芬兰进入联合国30周年，我国政府希望重申，我国完全支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加强联合国组织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秘书长所作的年度报告，他的报告中明智的强调到，国际合作不是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选择，而是必不可少的途径。我们完全同意这点。

过去四十年来，联合国集中的代表了人类的愿望，人们希望更安全和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过去四十年来，联合国完成了他的主要任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虽然出现了许多地区冲突，但是世界并没有看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冲突。

在过去四十年期间，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全球事务中占居着日益重要的地位。1945年尚没有得到自由的人民一个接一个的取得了自决的权利。联合国的会员国增加了两倍。今天联合国的议程反映了现在大多数会员国最关心的问题。

过去四十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面临着挑战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挑战是要制止和逆转毫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另一个挑战是人类奋斗的尖端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层空间领域。太空向人类展示了巨大的希望，然而太空有可能成为空间危险的领域。另一挑战是拯救我们的环境，保护自然生态体系，没有这一生态体系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挑战是生存和发展，确保基本需求和提高生活水平，使今天数千万生活在悲惨境遇中的人们改善生活。这些挑战非常棘手，但是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够应付他们。各国之间和各个问题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相互相互依存，同时技术也在飞速的发展，这些代表了一个潜力，这一潜力应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发现出来。

这届纪念大会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机会，使人们能够讨论这些和其它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对联合国在对付这些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价。作为唯一的代表各国的讲坛，联合国体系在这一方面有着独特的地位。本届大会将有许多国家或政府的首脑出席，这证实了以下事实：这些国家极其重视这一机会。芬兰总统就是其中之一。

一年前我在这个讲坛上就国际形势发言时，我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乐观。当时国际关系的特点是不稳定甚至敌对。一年来，形势已经改观，对话也重新开始。这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出现积极的变化。

芬兰政府欢迎苏联和美国就核武器和太空武器举行谈判，这一谈判是今年初在日内瓦开始的。两个具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大国之间举行谈判对解决军备竞赛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这些谈判应该在最涉及到维护和平的领域中进行实际上也就是涉及到人类生存问题。谈判正如其职责所指出的应该导致有效的协议，其目的就是要防止在外空的军备竞赛，消除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限制和减少核武器，加强战略稳定。

军备控制努力是国际政治的组成部分。减少冲突已经和军备控制努力更加类似。在最高政治级别上所产生的动力过去经常是必要的，这可以缩小看法上的分歧，为谈判奠定基础。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十一月在日内瓦会见在我们看来是有利对话的机会，值得欢迎，它符合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

仅仅在几天之前，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上，条约成员国的绝大多数重申了他们的信念，即认为该条约是寻求国际社会基本安全的最重要的文件。条约各方一致通过的最后宣言确认该条约的3个主要目标仍然有效：防止核武器扩散，发展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和为核裁军而工作。

当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责任仍然是很重大的时候，国际安全也是一个集体的责任。《联合国宪章》和建立在该《宪章》基础之上的组织是我们对于这一基本事实的共同的认识。

记载在《联合国宪章》中的安全的广泛的概念表现在欧安会的《最后文件》中。最近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纪念《最后文件》十周年的会议在一个高的政治级别上反映了签字国对于欧安会进程继续承诺的义务。在纪念十周年的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减少在欧洲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斯德哥尔摩会议需要说明从军事上来讲，明显的信心和建立安全的措施是可以实现的。这将使得有可能扩大视野来包括更大的目标，即在集中的大量的武器的大陆上削减军备。欧安会进程为所有的参加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讲坛与实践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所描绘的合作的政策。芬兰一贯积极支持这些努力，这样做也是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在芬兰的附近，北欧地区，芬兰将继续努力以维护基本的稳定。通过建立一个无核区来防止核武器在这一地区出现将会对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任任务中，外层空间的使用是一个具有深远利益和复杂问题。芬兰深信1967年《外空条约》中所表达的目标：为和平目的使用外层空间与造福于全人类。我国政府一贯支持近年来在联合国系统内所开展的外层空间活动。现在，新技术正使得合理利用空间更加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我国对于这些可能性非常感兴趣，现在已经是考虑一种利用和管理这种资源的全面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了。这一工作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

与此同时，有一种危险正在增长即外层空间可能会成为军事竞争的一个新的场所。芬兰深切关注这种不测之事。大会去年达成协议，协议为在裁军会议的范围之内考虑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提供了基础，这是值得欢迎的。此外，美国和苏联已承诺在日内瓦谈判时就这个问题寻求达成协议。

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合作近年来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成立以来在环境保护领域内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工作。环境规划署作为负责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的主要机构的作用应该进一步得到加强。

---

\* 副主席古铁雷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主持会议。

但是，尽管我们理解这个任务，这种威胁并未消失。在欧洲，已达成了与减少长距离的跨越边界的空气污染和保护海洋环境有关的公约。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也达成了一些协议。在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状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生态基础的恶化这个问题。芬兰政府呼吁采取单方面的、双边的和多边的严厉的措施以保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环境问题是共同的责任。

南非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暴力和流血正在加剧。南非政府最近宣布了紧急状态法加剧了南非政府和南非大多数人民之间的冲突。只有废除了种族隔离，承认所有南非人的民权和政治权利，才能够为南非社会的和平和民主的演变提供基础。人们已多次要求对南非施加压力。这又一次反映在安理会第569号（1985）决议中的建议中。安理会对于南非采取有效的强制性的制裁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强烈要求采取一致行动确保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希望即将介绍给本届大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将会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支持。今年3月，北欧国家外长决定加强和扩大1978年通过的《北欧反对南非行动纲领》。目前北欧各国政府正在讨论采取新的措施。今年10月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将通过一个经过修改的方案。芬兰政府正在重新考虑对南非施加压力的措施并且很快将介绍为此目的而制定的立法。芬兰政府还决定扩大与南非发展协调会议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帮助这一地区的国家逐渐摆脱南非。我们将进一步增加对于解放运动和南非被压迫人民的直接或间接的援助。

在这个时候，有特殊理由强调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一个独特的责任。仅仅在几周之前，南非对安哥拉进行了武装侵略，目的在于打击实现安理会第385号决议（1976）和435号（1978）号决议的努力。

芬兰欢迎安全理事会在第541（1985）号决议中对这种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行为的一致的谴责。6月初，经过长时间的停顿，安全理事会在其第566（1985）号决议中重申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该决议确认了国际社会对于该计划的无条件承诺。安理会还谴责南非拒绝南非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并且警告南非，

如果它坚持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就要遵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制裁。

有纪念意义的今年，联合国必须作出坚定的承诺，执行其一致接受的计划。本在这届大会在它的各项决议中，必须向南非明确地、有效地和毫不含糊地表明，纳米比亚必须无条件地得到早日独立。

芬兰政府仍然相信，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基础在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之中。以色列必须从它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利用武力占领领土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和该地区所有其他国家的在安全和公认的疆界内生存的权利必须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巴勒斯坦人和作为巴勒斯坦民族精神最有意义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权力的先决条件在于，在全面解决冲突的格局中，参与关于他们自己命运的谈判。

芬兰支持关于通过谈判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所有建议和倡议。我们希望，最近的倡议将推动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

我国政府对于黎巴嫩现在继续的暴力感到极大的遗憾。以色列军队的撤出所提供的独特的机会并没有能够在黎巴嫩南部各派实行可靠的停火，这个机会也没有能够恢复黎巴嫩政府在该地区的权威。我们认为，交战各方之间达成协议是维护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的唯一途径。必须严格尊重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的疆界的领土完整。

芬兰对中东各项争论性问题采取平衡的和调和的立场，它同所有有关各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芬兰对其中东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它对联合国在该地区维持和平行动的贡献。

尽管经常面临着困难的情况，联合国及其维持和平行动在创造有利条件，寻求和平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办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取得成功，维持和平行动需要得到安全理事会——项执行机构——的授权，更且需要有关各方的充分合作。在6月的事件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中的芬兰士兵被劫持从而

引起一项根本性原则问题。必须作出努力，制订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各个方面的明确和现实的指导方针。

在中美洲，只有在该地区各国的优先事项和考虑的基础之上，在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之上，通过对话和谈判才能够找到永久的解决办法。芬兰衷心地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寻求一个和平和全面的解决办法而作出的努力。我们欢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对于孔塔多拉集团日益加强支持。

发展，这个老问题仍然列在我们议事日程之中。尽管国际社会在过去30多年间作出了种种努力，许多穷国的状况仍然没有好转。穷人中的最贫困者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使得他们的生存，而不是发展成了他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改变这一趋势是我们集体的责任。

非洲的经济危机表明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面临着饥饿和死亡。世界银行预测，那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非洲的人均增长至1995年之前都将处于负数。这一展望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大挑战。目前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任何有意义的改善都需要具体的行动。所有的行动都应该有助于旨在创建更有利于改革和持久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对它们自己的发展和对于确保有效地利用它们只拥有的资源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一观点是第三个国际发展战略的支柱，并且也是一再为发展中国家承认的。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在于通过提供充分的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努力。最重要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让性援助比以往更为重要。

1977年，我曾经有机会在这个讲坛上宣布，我国政府已经决定，在5年中，将我国在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中所承担的份额翻一番。这项保证已经得到履行。

1984年，芬兰首次达到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各国所提供的发展援助的平均水平。

今年7月，芬兰政府决定在1986年和87年间较大幅度地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便在本十年末达到0.7%的指标。该决定已在提交到我国国会的预算案

中完全体现出来，公众舆论积极支持我国政府这一行动。

增加援助量是有必要的，但仅此而已是不足的。所有的援助必须根据其结果来判断发展合作的首要目的是要在接受国取得持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他动机都必须与这一重要的考虑协调起来。现在需要国际社会重新对此原则作出承诺，发展合作方面的投资将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联合国儿基会及其最近所取得的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援助国和接受国都有责任来保证这些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和综合的办法，这种办法应该将人口、自然资源、环境和技术持久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虑，人力资源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立即得到更多的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和吸收能力必需得到加强，以便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发展。

在所有社会里发展进程基本上是相同的，经济只能通过逐步的办法才能得到解决，走富裕的道路是没有任何平坦的捷径，首先，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必须得到保证和维持。这是要求应重视粮食生产教育和健康。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这一办法作为他们自己发展政策的基础这是令人感到鼓舞的。

世界正经历技术上迅速变化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对所有社会都将产生深刻影响的技术革命。这些新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打开了新的前景。由于新近取得的技术成就，我们能够采用一些比工业化社会的传统技术带来更少的社会和生态方面影响的生产方式。我们都有责任保证发展中国家能够从这些技术发展中得益，而且他们能够防止重新出现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所经历的消极影响。

尽管发展是复杂的，国际社会绝不能够借口无法找到解决办法而回避其责任。我们在解决发展方面的问题有着充分的经验，目前需要在南北之间进行更为现实、具有更高目标和公开的对话。

《联合国宪章》确定要尊重和促进人权，使之成为本组织的原则。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期间，他与所有会员国一道在确定人权（不论是确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方面权利),在反对种族主义方面或是在广泛发展国际人权宪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芬兰欢迎联合国大会在第三十九届反对酷刑和其他残酷的、非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大会上通过协商一致所作的决定。

人权和基本自由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履行,破坏人权的现象仍然司空见惯,但是所有会员国都以庄严承诺要促进和尊重人权,尊重人权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义务。

我们认为在各国和国际上促进和履行人权是所有国家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如果在这项任务中取得进展,它将有助于加强法制,并能够在和平和安全中建设一个更为持久的世界秩序。

审议和估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所取得成就的世界会议两个月前在内罗毕召开,他是使妇女与男人在所有方面和所有领域中取得完全平等的权利方面一个深远意义的步骤,会上未经投票通过的最后文件是联合国妇女十年的一个成果,这项文件包含了一些具有远见的战略,以便到2000年要改善妇女的地位。改善妇女地位的全球地区和各国的办法已经建立起来,因此这个进程必须继续下去。

联合国大会确定今年为国际青年年,它的目标是要使国际社会重视对青年有关的问题,并注意他们的愿望、忧虑和问题。在这个国际年里,这些问题必须要在全世界得到重视。为了改善他们的地位,青年人本身必须不但在各国而且在国际上都要变得更为积极,青年的积极参加带来了新的希望,并给社会生活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气。

联合国是一个面向将来,面向儿童和面向青年的组织。今天青年人正处在一个充满着严重问题的世界里,然而,世界各国人民都有着普遍和坚决的意愿来改变这些问题,并为后代创造更为美好的将来。这必须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十年前,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人民在宪章中承诺要履行宽容,并作为友好邻人和平共处,集中他们的力量保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今天,我代表芬兰政府和人民,

重新作出这项保证。我们采取了中立的政策，因为为了和平与安全 & 发展的目的我们愿为国际社会服务。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届大会主席，并预祝你工作圆满成功。

我想对墨西哥代表团讲几句，墨西哥遭受了如此可怕的一场自然灾害，造成了无数的伤亡和巨大的破坏。我们谨代表苏联的领导人、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再一次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自从热爱自由的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以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联合国至今已经存在了四十年。联合国是那次伟大的胜利的必然结果，联合国的工作代表了世界要求防止新战争爆发的主要愿望。今天，人们可以满意地说这四十年是没有战争的四十年。在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员国从一开始起它们的政治和社会性质排除了任何对发动战争感兴趣的可能性。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所进行的一切实际活动都是建立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正在日增不已。在极为短促的时间里，人民革命的飓风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并将其从地球上消灭掉。从殖民主义的废墟中，诞生了一百多个新兴国家。今天，这些国家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致力于加强和平、防止战争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如今，这些力量包括了所有各大陆的人民，包括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

过去的这四十年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大大改变了我们对宇宙和物质本身的概念，而且创造了越来越大的机会来满足每个人和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需要。即使在今天，这些科学上的成就如果能用来从事建设性目的，那末任何经济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如果用于发展进行摧毁和破坏的工具，这些科学上的成就也能造成前所未有的危害。

在当前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存在着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间的持续斗

争，也存在着新兴力量陈腐力量之间的持续斗争；而各国之间，包括拥有最大军事潜力的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有时走的是反复曲折的道路。国际紧张局势时而加剧，时而缓和；国际危机不断出现，而其中一些危机十分危急，必须予以克服，否则将会把人类带到灾难的边缘。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当国际形势晴雨表多次预测到即将有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联合国就预先高声向人民提出警告，并且能够采取实际步骤来减少威胁。

对稳固和平的最大希望曾于1970年代出现，这个十年现已成为缓和十年而被载入史册。其理由是人们普遍认识到：在核时代，企图取得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目标是不能被允许的。一些国家凌架于另一些国家、一种社会制度凌架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军事优势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它们是缓和的缔造者和工程师。但是，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初期，世界再次目睹从不支持缓和政策的一些力量加速它们的活动，现在它们正在企图破坏缓和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结果，国际关系体制遭到破坏，战争的危险迅速加剧。

苏联代表团想就引起当前世界形势不利发展的原因，以及如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谈谈苏联的观点。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那样，认识到“如果今天那些能够、也应当做出唯一正确的决定的人逃避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明天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那些现实和危险。”

我们认为最为危险的核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又重新开始了它的步伐，并正在向前发展。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的危险。军备竞赛具有无法控制，不可逆转的性质的可能性正在变成事实。总而言之，这是一条导致核浩劫的道路。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最近我们似无法解决任何一个地区冲突，也未能消除任何一个军事紧张局势的温床。而与此同时，“局部”战争的火焰吞没了成千上万的人

的生命。这种“局部”战争往往是不宣而战的战争。人类在遭受苦难，因为他们的被剥夺解决各种迫切问题的机会，例如粮食、生态、能源、人口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鸿沟等问题。人类之所以被剥夺了这个机会，是因为根本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属于全人类的智力和物力资源现在正被大量耗费于军备竞赛。

没有一次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是苏联发动的。苏联已经发展的或正在发展的这种或那种武器系统都仅仅是为了对另一方的行动作出反应，是出于对我们自身安全、我们盟国和朋友的安全的合法关切，以及出于对整个国际和平的关切。

另外，早在194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曾建议，在任何时候都应禁止核武器。此后，我们一直这样倡议，今天，这仍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一直并继续建议就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削减和彻底消灭其现有储存、减少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等问题达成协议。我国已提出了在严格国际控制进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倡议。

这些彻底的倡议仍有待执行，这种情况应归咎于美国和一些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而不是苏联。

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拒绝仿效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战争的威胁才继续笼罩世界。

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积极努力，各国缔结了一些在主要领域里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和协议。这些条约和协议包括1963年《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1972年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1979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所有这些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战略稳定，它们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表现出政治现实主义。

区域性冲突的爆发和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并非苏联的过错。唯一可能使我们感到“有责任”的是我们始终并仍然站在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人民和那些其主权和公认的权利遭受帝国侵犯的国家一边。

在全人类共同的、日益尖锐化的经济问题上，苏联一贯赞成团结各国和人民的力量，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这就是我国和所有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大量削减各国，首先是各大国军费开支的建议的动力。

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另一些国家，即美国和它最密切的盟国，应对当前严峻的国际关系负责。

正是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破坏了谈判的体制，这种体制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谈判，本来已有迹象表明可能在许多领域里取得达成协议的进展：从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到限制出售和供应常规军备，从禁止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到限制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正是美国拒绝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而该协定之目的正是为进一步更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铺平道路。正是美国在1983年开始在欧洲大陆部署新式核导弹从而破坏了苏美关于在欧洲限制核武器的会谈。

现在，一项不仅包括陆地、海洋和大气层而且也包括外层空间的新军事计划还是美国的计划。

无需特别的颖悟就能清楚地看到正是那些阻碍裁军努力的国家在煽动区域性的冲突。他们应对迄今为止未能认真处理全人类共同问题的情况负责。

讲述这一切并非为了争吵，而是为了使联合国能在确凿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齐心协力的努力，制订有效办法，从根本上改善国际关系、加强全世界的安全。

在我们看来有哪些方面的办法呢？

有人常说唯一所需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停止争夺势力范围。这种提法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包藏祸心。首先，苏联无意凌驾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上，也

不寻找机会向他们发号施令，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其次，苏联没有介入任何竞争，无论是争夺市场、自然资源、对海上或空中通道的控制或为了占有外空，苏联都没有介入。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整个要害之点在于苏联强大的政治目标何在。我们劝告那些提出“两个超级大国”概念的国家经常扪心自问：如果苏联不是象现在这样强大、如果苏联人民不花费巨大的力量、物质资源和科学力量使其经济和军事能力保持足够的水平，那么这些国家的独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世界的发展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变化？

在讨论改善局势时，常常提到首先要恢复国家间的信任。据说这可能解决一切主要问题：包括停止军备竞赛和解决区域性冲突问题。的确，信任是克服当前困难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们认为除非不信任的原因和物质根源得以消除，国与国关系中建立必要和可靠程度的信任是不可能的。

但是，恢复信心的工作必须坚持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特别是在欧安会与会国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苏联致力于通过一套在政治、军事和技术方面建立信心的大规模和有效的综合措施。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准备马上与我们的谈判对手一起，着手起草这方面的协议。我国非常重视整个泛欧进程。

目前苏联在严格遵守这个会议最后文件的情况下，以最后文件宣布的10条原则为基础，与所有国家建立并发展着关系。苏联在这些关系中，特别重视信心因素。苏联看到，这个因素存在于苏联与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各国的关系中，因而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一直优先重视找出办法，减缓国际紧张局势，避免战争危险。米哈伊·戈巴乔夫即将访问法国；就此而言，这次访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愿意与美国建立正常和稳定关系。在苏联和美国的对抗中，我们从来都不是挑起者。今天，我们认为，苏美关系紧张不是由于我们命里注定的民族利益冲突所引起的。因而，我们认为，美苏双方都关心两国领导人即将进行的会晤能否取得成功结果。这恰恰是苏联对这次会晤所持的态度。这个问题中另一方的态度如何，且拭目以待。

我们认为，苏美首脑会议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解决，的确取决于是否可能明确地减少战争危险，恢复国际信任，创造必要条件，解决各国关系中其它许多紧迫问题。

我所指的是：在外空防止军备竞赛并在地球停止军备竞赛，限制并削减核武器，加强战略稳定。让我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只要各国拥有核武器，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就不能完全排除，这一点看起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同样正确的是，在战略均衡的条件下，这种危险性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基本战略均衡意味着，每一方，即使成为另一方核攻击的牺牲者，也会保存足够的战略能力，向进攻者发动具有同样毁灭性的打击。因而，在战略均衡的条件下，核战争中不可能有取胜者，发动一场核战争就等于自取灭亡。

然而，如果一方企图获得一种潜在核力量，使其认为通过一次打击，就可以使另一方失去反对侵略的报复能力，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这个潜在的侵略者发展以外空为基地的反导弹防御，并打算用它保护自己，反对报复性打击的话，则尤其是如此。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侵略者在指望不遭到报复的情况下，可能企图发动或威胁发动一场首先“解除武装”的核打击。因此，在核时代，任何一点军事优势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危险。然而，这恰恰是美国军事战略新计划的主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或者即将开始。

有人可以争辩说，这完全是臆想的危险，因为苏联本身重申过多次，它不允许另一方获得优势，并且要采取适当反措施来恢复均衡。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核战争危险的问题会简单地消失吗？

的确，我国不允许自己处于军事劣势。苏联国家和党的领导指示我在联合国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再次重申这一点。有些人以为，苏联经济也许承受不了目前军备竞赛质量新阶段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这些人完全错了。我国和苏联经济曾承受过更大的压力。今天，苏联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潜力使任何人都不怀疑我们的人民面临新挑战的能力和决心。

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在核时代和外空时代，尽管保持着战略均衡，但是，军事对抗水平越高，世界和平的基础就越不坚固，也越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蓄意的决定以外，企图进行讹诈或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意图和行动的错误估计，都会引起核战争；由于情况突然恶化有人采取鲁莽行动，或者因计算机故障等原因，也可能引起核战争，因为在使用现代化高级武器系统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依靠计算机。

这就是我们对目前战略和政治现实的理解。它是基于人们无法忽视的严酷事实之上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不仅坚持不懈地努力维持，并且降低现存的战略均衡水平，并寻求尽早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我们知道，其它许多国家现在也意识到，不仅没有时间再浪费了，并且可能已经为时太晚了。

我们在秋季第一个月的下旬在纽约集会。在许多国家里，这正是丰收的时节，农民们怀着工作圆满完成的心情迎接冬天的到来。这一点使人们想到另一个比喻，即“核冬天”的比喻，这个比喻已经进入了人类的词汇，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冬天”这个词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中都能保持其唯一和本来的含义，也就是仅仅意味着一年里的美丽季节的含义。

为了谋求创造一种恢复军备限制和裁减进程、最终全面销毁一切核武器的有利气氛，苏联最近单方面采取了若干重大步骤；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单方面”。这些步骤包括苏联决定不在外空部署反卫星武器，条件是美国采取同样的步骤。但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不顾政治和军事稳定的利害关系，最近又对空间目标试验了一枚反卫星武器。 这些步骤还包括暂停在欧洲执行我们针对美国在一些西欧国家领土上部署中程核系统的对应措施。 此外，我们还暂停一切核试验。

这些单方面步骤的本身性质清楚地表明，不能把这些步骤看作是无限期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国肯学习我们作出的好榜样，也可以将这些步骤看作是无限期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缓和世界紧张军事局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 然而，如果美国不顾理智的呼声，那么当我们所宣布的单方面暂停试验的步骤到期时，谁也怪不得我们了。 现在应该做出抉择的不是我们，而是美国。

尽管这些旨在限制军备竞赛的暂停试验的步骤至关重要，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采取根本的措施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及其它武器。

有关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日内瓦谈判一开始，我国就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并采取一种建设性的立场。 苏联代表团已经向目前这一轮谈判提出了大量范围广泛和意义深远的建议。 我们认为，在禁止空间打击武器和真正彻底削减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在今天将产生最积极的影响。 这样一项协议将能够使整个世界的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避免核灾难的威胁，并且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明天开拓一个没有恐惧的世界前景。 人类将朝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前进，相信文明将继续发展。

苏联已经就停止军备竞赛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建议。 我今天不准备一一列举这些建议，因为所有建议无论如何都会成为在大会上交换意见的主题。 不过我要简单提一下，这些建议涉及核领域，其中包括停止核试验，化学武器，常规武器以及武装力量的人数等等。 在一些方面是冻结的问题，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裁减的问题。 苏联决心继续支持关于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建立无核区与和平区的建议。 苏联赞成限制海军活动和海军军备，并坚决反对研制任何大规模破坏性新式武器。

至于所建议的军备限制和削减的措施，苏联认为，必须规定恰当的核查和管制措施，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别的措施，而在有客观必要的情况下则是国别和国际性措

施并用。对于有效核查所有国家恪守其裁军措施义务的问题，我们同其他人一样，对此也极为重视。我们呼吁联合国大会所代表的所有会员国、无论是政治军事联盟的成员，还是不结盟国家或中立国家——都支持这种态度；我们深信，这种态度是建设性的，同时又是现实的。

现在，我想谈一谈如何通过我们的集体努力消除产生巨大痛苦和伤亡的局部战争和冲突。

仅从联合国的范围来看，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也就是使所有会员国严格和认真地遵守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坚决拒绝支持那些违背义务的国家。

比如，难以想象有哪个代表团敢于在此宣称，以色列侵略者在黎巴嫩、西岸、加沙地带等长期受难的土地上所犯的弥天大罪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或者宣称，对尼加拉瓜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即所谓的“叛军”的资助、武装、训练和渗透符合这些原则。

只有狂妄的沙文主义才会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而同时却承认以色列人的立国权利。所有民族和国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杀害了数百名当地居民，监禁了数千人，有谁不知道这种残暴行径呢？有谁不知道南非不断入侵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行径呢？这是我们今天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人认为这个残酷的政权是在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行事，那简直是一种罪孽。但是，事实表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得到了一个四十年前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主要大国的支持。

当然，光是对于种族主义的罪行表示义愤，以及谴责侵略者并不得消除这些罪行，要和平解决任何一场冲突，并充分和公正地考虑到所有方面的正当利益，就必须有一个这些利益一视同仁的解决的政治基础，以及一个适用于每一场具体冲突局势的谈判机构。

已经制定了一些公正解决所有、或几乎所有现有地区性冲突的政治基础，并还在继续制定。适当的谈判机构也已经成立了，即使没有，也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中东局势，我们早就确定了在照顾到所有方面正当利益的情况下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要准则。它们包括把以色列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还给阿拉伯国家、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行使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权利，我们早就提出，应该为取得这种解决建立一个谈判机构，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一次中东问题国际会议，让所有有关方面都来参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苏联、美国在内的其他一系列国家。

然而，也许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分别交易来解开中东这个硬结。但经验已经证明，这种行为只能导致冲突恶化，而不是解决。我们相信，今年大会将会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以求中东问题取得及早和公正的政治解决，并要求那些继续抵制这种解决的人停止一切破坏活动。

在这一方面，我想强调指出，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要归功于本组织做出的决定，而这项决定同样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这是一项双重决定。苏联曾积极支持了这项决定，并正巧也是最早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之一。

从原则上来说，解决中美洲局势的谈判机构也同样存在，那是拉丁美洲国家自己制定的。我指的是孔塔多拉集团，近日已有更多的南美洲国家对之表示了声援，孔塔多拉成员国还起草了一份中美洲和平文件草案。这份文件受到了该区域国家和成员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帝国主义侵略矛头直指的国家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

联合国必须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帮助克服那些不是寻求和平，而是寻求恢复其在中美洲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抵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帝国主义势力终止干涉，只要把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作为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就有可能打破塞浦路斯问题的僵局。

我想具体地谈谈阿富汗问题。从政治上解决该国周围出现的局势也是可能的。这种解决所需要的条件就每个人都应该承认阿富汗人民具有根据自己意愿建设自己生活的权利，以及终止外部势力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政进行武装和其他形式的干涉。一旦终止了这种干涉，并保证它不再重演，那么苏联军事部队和阿富汗政府之间就可能达成协定，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越早取得政治解决，就对所有人越有利。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提出的倡议，为东南亚所有国家，尤其是东盟与印度支那国家之间建立睦邻关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架构。这种关系的基础正在逐渐形成，有关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谈判机构，谁也不应该阻挠它们相互达成协定的意愿，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们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取得朝鲜和平统一所进行的努力、和它关于所有外国部队撤出南朝鲜的要求，以及使得朝鲜半岛成为无核区的提议。

南部非洲的局势是当今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必须做的是使安理会最终充分行使其针对种族主义南非政权的权威。该政权违反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拒绝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威胁了非洲国家和全球的安全。

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大大地有助改变当今地球上面貌的决定，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从那时以来，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从那时开始进行的工作几乎都完成了——我说是几乎，并非全部完成。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不应该再有殖民主义的残余及其温床的藏身之所。在这一问题上，联合国也应该毫不含糊，态度鲜明。应该援助新获得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以确保其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这是非常重要的。

联合国能够，也必须正确地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机构剥削发展中国家、掠夺其自然资源、以及用债务的绳索勒杀它们的经济。古巴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已经提出了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

新独立的国家要求根据联合国早些时候通过的决定，在公正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际经济秩序，我们支持这一要求。我们同样支持它们反对人们所说的文化和新闻殖民主义，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新殖民主义。

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重大”利益范围，是用之以和社会主义对抗的领域，这种想法是不可容许的。那些国家组成了影响巨大的不结盟运动，它们积极支持裁军，缓和、以及和平解决冲突，最近在卢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就再次令人信服地显示了这种支持。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与各民族的权利是紧密相联的。我国的独一无二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不仅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同等的工作、住房、休息和养老金的权利，不仅使免费享受所有类型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为可能，而且还为这些权利提供了全面的保障。社会公正的标准是在与实现所有国家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包括维持他们的特征和发展诸如语言、文字、文学和艺术等民族现象紧密配合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过去受压迫，落后和四分五裂的苏联人民，现在站在一起，团结而坚强，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达到了最先进的经济发展的领域，创造了繁荣的精神文化，到达了人类文明的高峰。

我们相信，这是一条不仅通往经济和精神繁荣，而且有助于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信任，并在此基础上使他们更加紧密团结，同心协力以实现全人类共同的目标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个人和各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一问题实质的理解。

依照《宪章》，联合国必须在全世界鼓励和发展对人权的尊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条为人权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的规定是在苏联的提议下列入《联合国宪章》的。4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至今日，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事件仍在发生。这是一个少数人拥有权力和财富以牺牲大

多数人而存在的社会的固有的特征。在这些国家里，这种对人权的侵犯已司空见惯，而它们的领导人却拼命标榜自己是人权的拥护者。

我要再次提请你们注意一个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的子孙万代的世界。我这里指的是和平探索外层空间的问题。直至最近，外空曾是一个科幻小说的王国，但是，它现在已变成了一个人类实际活动的场所。和平探索外空为人类展示了利用科学技术成就以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的广阔前景。

然而，这些真正的宇宙方面——我不是在比喻而是照字义说——还向地球上的居民，首先是向各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好些新的要求。

不应该重犯40年前的错误，那时，各国和世界人民未能防止使一项20世纪中期的伟大学术成就——原子核能量的释放——变成一个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工具。这是一个在本世界末不应该允许重新出现的错误，人类在填写了外空历史的首页后正面临着一种抉择“要末外空将有助于改善地球上的生活条件，要末它将成为新的、致命的危险的根源。

在过去的40年中，联合国为和平和国际合作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然而，联合国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似乎正在跨入人类历史中最紧要的时期，人类必须就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是在和平中生存，还是在核战争里灭亡。

在这方面，我愿援引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声明：

“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共同解决任何人都无法单独解决的、对我们大家都基本上是共同的主要问题：即如何防止战争、如何结束军备竞赛和开始裁军、如何解决现有的冲突和危机和防止潜在的冲突和危机、如何创造一种世界气氛，使所有国家都能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于寻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呢？——以及如何共同努力解决那些全球性问题。”

波斯先生（卢森堡）：卢森堡在今年下半年担任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因此，我今天是代表共同体和十个成员国发言。这将是一般性辩论中部长理事会主席代表十国的最后一次发言。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签署并批准了条约，这在几个月后将使他们成为我们欧洲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阁下，我愿借此机会最诚挚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您在国际生活中经验丰富，经历攸关显著，这将保证我们在这个周年纪念日的工作将得到干练、不偏不倚和权威性的领导。

我还要热烈地感谢第三十九届大会主席，他非常有效地领导了我们过去12个月中的讨论。

最后，我要感谢秘书长，他为和平的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重申对他的充分信任，我愿鼓励他继续他斡旋和协调的众多努力。

在谈及本组织现在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前，我还愿就刚刚在墨西哥造成了众多的死亡并带来严重破坏的可怕灾难向我们的墨西哥同事表达我们的深深的同情。欧洲共同体立即决定提供紧急援助，十国将尽一切可能向墨西哥人民提供救济。

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成立的时间相差几年。在它们是在震撼整个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冲突之后成立的。本组织的神圣目标——减少并克服某些长期的分裂和紧张状态，从而建立和维护一种和平的气氛——启发了欧洲共同体。

常常担负着敌意和血腥冲突历史沉重负担的十个国家最后不仅仅成功地能够在和平中共存，还能够共同建立一个未来。这一持久和卓有成效的和解之路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价值的概念以及人类个人的尊严。

根据自己的经验，十国相信，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文书中的普遍和有效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正义和和平的最好保证。十国相信，民权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不可分的，互相联系的，构成了保护人类个人全球体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目标和灵感是我们十国——很快将是12国

共同体的主要动力，使我们时刻准备听取所有那些受害人的声音，并表现出意愿帮助寻求解决任何人权受到威胁的问题。十国决心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保护和促进全世界的人权。\*

的确，有鉴于这些灵感，我将要描述的世界形势的确不是令人鼓舞的。

最近东西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决定恢复和继续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旨在制订一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限制和减少核武器并加强战略稳定的协议，对此十国感到满意。他们欢迎美国和苏联之间恢复对话。这一新的对话使人有理由希望东西方关系中出现更积极的阶段。

十国将继续支持这些会谈。十国知道，这将需要现实主义、灵活性和耐心。充分履行达成的诺言无疑将有助于这种发展。

十国希望，苏联的新领导人将把建立东西方建设性关系的真实愿望变为具体行动。

十国被真正的缓和不断受到阻碍感到遗憾。占领阿富汗是这种障碍的一个特别公然的例子。我一会儿再提些个问题。

十国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存在联合国的原则，由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而承担的、并在马德里得到明确重申的庄严宣言，但在许多东欧国家中，人权和基本自由仍然不断遭到严重的侵犯。波兰恢复了政治镇压，特别是被拘留人数的增加，十国对那里的形势仍然感到关切。

另一方面，有人试图对少数民族强行进行政治同化，一概否认他们的存在，从而为他们制造了许多困难，十国对此表示遗憾。

然而，十国准备努力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气氛。他们希望看到在华沙条约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改善和华约国家的关系。

---

\* 古铁雷斯（哥斯达黎加），副主席回到主席台。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是一个恰当的论坛，以处理这些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参加国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两个月前，参加那场会议的所有国家在赫尔辛基纪念签署《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十周年，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评价至今为止取得的结果、并期待着未来考虑一些仍未解决问题的机会。十国强调他们重视《最后文件》的所有原则，以及严格执行其条款。人权问题专家最近在渥太华召开的会议突出了参加国自由承担的承诺与各自水平上具体结果之间的差距。

他们希望，计划很快召开的两次会议将能够在执行于赫尔辛基和马德里所作出承诺方面取得可能的进展，这两次会议中，有一次是关于文化交流的布达佩斯论坛，另一次是关于个人接触和家庭团聚的波恩会议。

在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不可缺少一部分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10国将根据其职责继续努力，获得信心和安全措施。10国再次呼吁加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范围内所开始的对话，并带来有利于所有参加国人民的具体和可见的结果。

塞浦路斯局势仍然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重要问题。10国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再次表示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团结。它们提醒大会，它们拒绝接受1983年11月15日旨在建立一个分立的塞浦路斯国家的宣言。它们重申今年6月10日所作的声明，该声明反映出它们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任何该岛那个地区的所谓立宪局势发展。10国特别重视授权给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作用，并呼吁所有有关各方支持秘书长为实现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做出的努力，并防止任何有害对话的行动。

10国强调合作中对话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认为，没有这种对话，就会出现误解，紧张局势就会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就会恶化。的确，这种信念正是联合国的基础。

某种程度的公开和明朗度对于获得可核查的关于限制和削减军备协议来说是不可缺少的。10国认为，如果更注意到这一基本点的话，就能够创造条件，实现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各种双边和多边裁军讨论的进展。

当然，在缔结限制和削减军备有效协议之前，还有许多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10国强调，为取得具体结果需要进行谈判，具体结果的形势就是能够执行的具有实质性的、均衡的和可核查的协议。10国认为，这种协议一贯是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缺少的主要文件。

非洲对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挑战：生存的权利和有尊严的生存权利，在那里遭到了质疑。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局势所表现出的形势是暴力和违反人类尊严。除此之外，还有粮食短缺所造成的深重贫穷，特别是该大陆某些地区所出现的饥荒。很明显，这种严重的问题是不能仅仅靠经济措施来解决的；需要有政治解决办法。

在南非，大多数南非人仍然被剥夺体面生存的权利，被剥夺行使最基本的人权。一部分白人继续坚持不道德的种族隔离制度持续带来局势的恶化，暴力和不公正与日俱增，受害者人数越来越多。比勒陀利亚政府必须立即执行一种能够迅速导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

10国要提醒大会，它们的目标是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制度，而不仅仅是消灭其一些因素。它们谴责在任何地方使用暴力。它们反对班图斯坦化的政策。南非所有公民必须享受平等权利；少数种族必须受到保护。比勒陀利亚政府最近所表现出的愿望，必须要以具体的措施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措施必须首先要使黑人信服。10国认为进一步表现出进行改革的决心和表明和解的愿望是不可缺少的。开始同黑人代表进行对话是必要的。为了改善这种对话的机会，应该建立起一种信任气氛；其中应采取的措施应包括10国所提出的，即：结束紧急状态法、释放被拘留者和政治犯，其中包括释放曼德拉先生和消除具有歧视性的立法。

今年夏季，特别是7月22日和31日，10国外长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外长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在此范围内的立场。他们决定派遣一个欧洲部长团到南非去，该代表团于8月30日至9月1日在南非。除了同政府当局接触外，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接触，特别是同官方和非官方反对派代表的接触。在该基础上，10国于

9月10日决定继续它们的压力，它们在有关对南非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问题上，协调了它们的立场。其他措施的问题，其中包括制裁仍遗留在议程上。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仍没有任何重大进展，10国保留它们重新考虑它们立场的权利。

南非政府不能够躲避其立即废除其种族隔离制度的义务，某些白人居民非常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拒绝面对事实，但这是不行的，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他们没有权利使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生存在混乱的边缘。

10国非常正确地关注冲突局势的持续存在和对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主权与发展严重威胁的存在。在纳米比亚，仍然有必要毫无条件和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仍然是最后解决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南非的非法占领必须结束，必须尽快允许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权。10国认为南非所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是无效的，它们重申对前线国家和纳米比亚人民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斗争的支持。

10国表示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第571(198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南非立即从安哥拉撤军，并停止对其他邻国的所有侵略行径。

最后，非洲之角的局势的特点是持续的紧张；在此方面，应该在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决定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政治和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苏丹——撒哈拉地区和非洲之角的干旱与沙漠化带来了死亡、流行病、难民逃离、传统结构的破坏和拖延许多国家的发展。国际社会及其成员，特别是根据第三次洛美公约所能给予非洲人提供的援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优先项目。我将在这次发言中关于经济形势部分重新谈到这一问题。除了研究计划，防止和预警系统必须得到紧急加强，以便更为有效地对付粮食危机，防止重新出现难民现象，在非洲已经有5百万难民了。

非洲统一组织已经注意到这一措施的紧迫性，10国支持该组织及其成员不顾非洲大陆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而为实现非洲人的和平与繁荣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困难常常是由于自然灾害而引起或加重的。

在受不信任和暴力严重影响的中东地区，仍然很缺乏和平与安全。该地区的人民长时期以来所遭受的牺牲已经导致绝望、痛苦和仇恨。需要做出非常的努力来把敌人接受为一个邻居。但是，今天的敌人必须停止以这种方式来互相对待。

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方面已经出现了希望。如果没有仇恨，毫不犹豫那么人们的感情和理智是可以带来和平的。欧洲十国希望，随着约旦和巴勒斯坦人于2月11日签订的协议而作出的努力，将会促使谈判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开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十国认为，任何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步骤都应得到鼓励。必须鼓励已经开始的发展，促使冲突各方之间进行对话。

如果要想使所有有关各方都参加寻求持久的解决，那就必须有真正的意见来扩大在该地区实现和平的步骤。

如果已经提出的和平倡议得不到积极的反映，那么该地区的问题就只会恶化。和直接有关各方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必须相互承认。否认对方的存在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只表明了缺乏和平的愿望。有关各方面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及相互承认对方的权利，这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十国希望对全面解决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全面解决方法必须基于安全理事会的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包括该地区所有国家，以色列也不例外，都有权生存和得到安全，该地区的各国人民享受公正以及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权以及由此包含的一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谈判是必要的。不使用武力和不通过使用武力来获得领土的原则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对领土的占领必须终止。十国要提请大会注意，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采取的措施其目标是改变该领土的法律、地理和人口结构，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联合国的承诺往往是采取对中东问题作出有益的贡献的形式。必须鼓励联合国继续进行其工作。这适用于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在黎巴嫩和在海湾危机中寻求和平的努力。

黎巴嫩的对峙现在依然没有结束。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行为已使黎巴嫩的贫民及无辜的外国人、包括国际社会的公民大受其害，这些行为最近又有所增加。十国对这一状况表示严重的关注，我们要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努力在黎巴嫩各团体之间开始对话。

在这方面，十国欢迎杰马耶尔总统作出的努力，这些努力的目标是在所有有关各方的支持下执行民族和解的政策，以便捍卫黎巴嫩的团结、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十国重申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使以色列的非法军队以及不是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而在该地区存在的所有武装分子完全彻出。十国要呼吁各观察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也要提醒大会，我们十分重视联黎部队能够充分执行自己的任务。我们要呼吁所有各方对这支联合国的军队作出充分的贡献。两伊冲突现在已进入第五年，对两国贫民和非军事目标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升级以及这一升级对地区稳定和两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十国要再次呼吁伊朗和伊拉克立即实现停火，毫不拖延地开始谈判，以便根据联合国的决定寻求一个有尊严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我们要强调任何形势的斡旋努力，包括秘书长的努力，我们也请这两个国家遵守在1984年6月作出的不轰炸贫民目标的承诺。十国要提醒双方注意人们对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战俘待遇的问题的严重关注。我们谴责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强调，必须尊重日内瓦公约及其他国际法准则，包括关于民用航空和船运安全的准则。

在亚洲，苏联对阿富汗的战略现在已持续了近六年。苏联似乎对国际社会不断发出的呼吁熟视无睹，拒绝撤出它的军队，继续在这个传统上处于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推行其进攻政策，从而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十国要再次呼吁苏联根据不干涉的原则终止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按照联合

国的有关决议支持阿富汗人民的自决。苏联军队加强进攻及不断践踏人权只会使阿富汗人民的痛苦进一步加深。

越来越多的不断流入的阿富汗难民使巴基斯坦受到了痛苦的考验，其领土受到了来自阿富汗的无数次进攻。十国谴责这种破坏巴基斯坦边境的行为，这种行为无助于取得政治解决。这种行动及在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开展敌对活动造成了冲突有可能扩大的严重危险。

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十国要提醒大会，必须通过谈判，寻求政治解决方法，在此，我们要强调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所作的斡旋努力，我们希望这一努力能够真正迅速地取得进展。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就苏联军队彻出的时间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依然是解决这场冲突的关键。

在印度支那半岛上，越南继续将柬埔寨作为其进攻的目标，继续威胁到了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持续地破坏柬埔寨的领土完整及消除其民族特点是造成既成事实这一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的原则是不能容忍的。泰国的主权也多次受到了破坏，这已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今天在这一领域的人道主义的问题所达到的没有先例的程度比以往都更要求迅速地寻求一个和平、持久和全球性的解决方法。

十国支持任何旨在根据国际柬埔寨会议达成的原则开始在有关各方中举行建设性谈判的建议。在这一方面，我们谴责越南继续表现出顽固的态度，绝拒遵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各项决议。

除了这两个危机来源之外，朝鲜半岛的局势也持续威胁着亚洲大陆的稳定。在这一方面，十国满意地注意到最近出现的一些模糊的迹象，即有关南北朝鲜之间恢复接触、特别是允许家人相互访问的情况。只有在两个朝鲜之间举行广泛的对话才能最终使朝鲜实现和平统一，这正是所有朝鲜人民所希望的，他们希望能够取得在联合国内的席位。

一年前十国在这里表示希望拉丁美洲已经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能够继续和发展。今天，除了智利、巴拉圭和苏里南等少数例外，南美洲国家都有了民主和多党制政府。十国对这一事态发展极为满意。我们知道这些国家现在面临的困难，并要巩固它们的民主制度和解决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十国强调，我们愿意尽可能地援助他们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正义的努力，以便维护该区域的和平与民主。

十国满意地看到，智利的各阶层的舆论已经就民主过渡达成了全国性的谅解。我们再次呼吁智利当局尊重人权，停止阻碍重新根据智利人民的愿望建立民主。

十国仍然相信，中美洲的冲突不能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只能通过区域自己制定的基于独立，不干涉和边境不可侵犯原则之上的和平的谈判解决方法。孔塔多拉集团的倡议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十国的支持，这是找到上述解决方法最后途径。我们欢迎南美四个民主国家给予孔塔多拉集团以支持。我们鼓励有关国家在孔塔多拉建议的基础上迅速地就全面的和持久的解决方法达成协议。为了保证相互信任，贯彻这样一种和平协定必须包括充分的核查和控制措施。

十国认为，为了推动孔塔多拉进程，所有有关国家积极地对减少该地区紧张作出贡献是很重要的。我们同样呼吁中美洲国家保证发展民主体制，根据它们已经签署的孔塔多拉文件确保充分尊重人权。

1984年9月28日和29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举行的圣约瑟会议把十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以及中美洲和孔塔多拉集团的国家召集到一起。从那次会议以来，十国继续努力加强与该区域国家的关系。我们希望，就合作与建立欧洲共同体和中美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对话的体制在卢森堡于11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签署协定将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and 该地区的和平解决。

今年是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我们将会有进一步的机会来考虑过去的成就，来考虑联合国存在四十年之后未来的目的。当然，联合国系统未能完成创始者最初

的巨大的设想。 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仇恨、蔑视和不容忍的态度，《宪章》应该成为我们的信条，应该是一种依靠，是衡量我们所有行动的标准。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的成员不断壮大，我们必须灵活地对待怎样使联合国更好的工作这个问题。

十国认为有一个领域是联合国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我们希望再次重申，联合国有责任确保充分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和迅速地和适当地对任何地方的违反人权现象作出反应。 在这方面，十国衷心希望能够设立一个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职务，以便加强联合国这方面的工作。

要适当地进行联合国的工作就必须在任何时候在联合国内充分地尊重《宪章》第4条所规定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 根据《宪章》的条款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应当保证普遍性原则，这是能够使《宪章》为所有人服务的唯一原则。

世界经济条件今天要比多年来都好，尽管增长的前景还不明朗。 经济复苏尽管还不充分，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已经成功地促进了增长的前景，这是因为它们努力进行结构调整，并改善他们的经济。 通货膨胀已经大大减少，投资在许多国家中也有增长。

世界贸易已经大大增长，尽管反对保护主义斗争的成果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均衡和不充分。 复苏已经从发达世界扩大到发展中世界。 发展中国家的调整计划正在产生结果，已经能够解决发展中负债国的最紧迫的困难。 非洲饥荒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正在开始得到解决。

然而，许多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欧洲的失业问题，失业率仍然很高，是一个令人关心的主要问题。 在许多发达国家复苏仍然不够充分。 国际金融货币形势仍然不明确。 保护主义倾向依然存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和外部问题。 最后，饥荒的恶梦仍然骚扰着萨哈拉以南许多非洲国家。

因此，尽管到目前为止发展是不能否认的，各国和国际上仍然需要作出新的联合努力。必须继续执行改善我们经济的国内政策，但是要恢复健康的和持久的增长，确保恢复发展，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了解我们政策的内外影响。最近在波恩举行的经济最高会议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要使国际经济更加协调，必须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南北关系在这方面能够起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必须改善南北关系。

对欧洲共同体来说，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我们将继续保证考虑我们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在各个机构中讨论的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也将认识到需要找到一种更具体和实际的方法，我们相信，我们应当探索各种对话的可能性和在各区域或具有最紧迫问题的部门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欧洲共同体在洛美公约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对话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具体例子。

欧洲共同体也强调需要加强可起不可替代作用的多边金融发展机构。最后，我们认为南北对话的条件能够得到改善，我们支持各位代表有关这一问题的发言，特别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内的有关这方面的发言。

在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最严重的问题中，我首先要谈非洲饥荒的问题。这一灾难威胁着千百万人的生存，要求整个国际社会改变习惯。

已经发起了一些国际努力，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联合国非洲紧急状况会议，会议是在第三十九届联大“关于非洲严重经济形势宣言”发表之后，于今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我们特别高兴看到这一会议的举行，它无疑地使全世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干旱和饥饿给当地人民所造成的困境，促进动员各种资源帮助那里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强调了非洲紧急行动办事处在协调双边和多边援助活动中的关键作用。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非常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付非洲饥饿问题。在1984年到1985年期间，它们提供了总数将近230万磅的谷物，充分地承

担了它们的责任。由于世界各国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援助，受饥荒影响的非洲国家今后几个月的粮食基本需要已得到保障，只要我们能够克服重大困难，将国际援助送到需要的人民的手中。然而，粮食援助无论如何紧迫，在我们看来仍然存在着某些危险，不能代替长期的解决办法。

因此，在紧急援助之外，必须执行长期发展的有效政策。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强调了这一点，它们最近呼吁建立一个全球性防止干旱协调战略，在粮食安全领域中支持非洲国家的努力，突出强调防止土地沙漠化的斗争。

在这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对在世界银行体系内建立一个非洲特别基金的决定感到高兴。我们希望这些活动能使必要的结构改革成功，振兴受援国家的经济。而且，我们非常希望目前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资源补充能够继续进行。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依然是我们严重关切的。债务的沉重负担经常使这些国家难以维持，危害着它们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这种状况严重地威胁着整个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

但是，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国际经济局势的改善，以及债务国家进行的杰出而富有勇气的调整措施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信贷国组织和银行体系的灵活、迅速的干预，最紧迫的问题已经开始解决。然而问题的根源依然存在，大家都必须做出必要的努力，避免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

欧洲共同体认为，在现有的机构体制下，根据不同的情况有区别地处理各个债务问题依然是十分有效的。然而，我们也认为，为了寻找持久的解决办法，应该从长远的观点来考虑和全面审查债务问题，降低世界利率，提供充分的资源转让，巩固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等因素，都会有助于减缓发展中债务国家的困难，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应推行有利于它们的经济长期结构调整的政策。

我已多次强调欧洲共同体对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视，以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给发展进程以新的动力。一项自由贸易的多边体制对普遍繁荣是必要的，因而应该是

大家努力的目标。 各国都应该立即执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工作方案，实现在反对保护主义的斗争中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欧洲共同体支持在总协定下尽快发起一系列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处理一系列综合的问题，以满足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然而，单靠贸易谈判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我们认为，贸易谈判无法解决货币和金融领域所产生的不平衡问题。 必须采取坚决、协调的行动，改进国际货币体制的作用。 还应该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资源。 应在货币和金融领域及贸易领域中同时取得进展。 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看到波恩首脑会议的与会者在改进货币贸易体制作用及提供充分的资源转让，特别是帮助最贫穷的国家等问题上所表现的积极态度。 我们希望即将进行的讨论，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中所进行的讨论，将为富有成效的谈判扫清道路。

我现在谈谈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问题。 在今后几天内将在日内瓦举行1981年9月在巴黎会议上通过的《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中期审议会议。 我们希望，这一重要的会议将客观评价那一新的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为改善今后的实施达成措施。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为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方案作出了明确的努力。 我要特别强调在谈到克服非洲某些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饥饿问题时所讲的话。 就官方发展援助而言，我注意到我们中有些国家向最不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援助已大大超过“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所规定的0.15%的目标，其他成员国也非常接近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还要指出，在36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27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去年12月签署了《第三项利马公约》。 新公约象征着加强和扩大欧洲共同体与66个发展中国家间联系的决心，将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最贫穷的国家受益。 在保留以前公约的规定的同时，新公约还有一些新的改进。 这方面，我要强调，新公约建立了一个新的程序，其基础是捐赠国与受援国之间的

真诚合作。通过不断的对话可以改进共同体援助的效率。我还要指出，新公约规定增加援助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发展的财政资源。

最后，我愿就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改成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讲几句。联合国工发组织改成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是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一项重要事项。我们对这一新的组织寄有很高的期望。我们相信，新的工发组织能从其他专门机构的经验中获得好处，制订出一套方案和工作方式，使工发组织在工业合作领域中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帮助最贫穷国家的技术援助中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正如我刚才已经指出的那样，经济地平线上的乌云正在澄清，但是，在我们能够我们经济的健康和持久的增长以及继续使我们发展进程保持一个新的势头之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作。这项任务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只有通过对话和合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欧洲共同体不久将因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新的成员国而有所壮大，它将担负自己份内的职责。我们呼吁南北半球的所有伙伴参加这些努力。

我们正在庆祝的联合国四十周年不是一个里程的终点。四十周年的确应当成为新的起点。我们必须共同面向未来，加倍努力使宪章的原则和在这个讲坛上所表达的感情成为现实。我们的任务莫过于是要使联合国能够为全人类确保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午1时45分散会。